



1	4
1555	
146	

146



門 14
號 1555
卷 146

文苑英華辨證卷之七

脫文二

又如徐陵冊陳王九錫文亂離永久羣盜孔
多漸右凶渠連兵構逆豈止千兵五校白雀
黃龍而已哉公以中軍元帥選是親賢姦寇
塗窮灌然冰泮自豈止至塗窮二十七字見
陳書而文苑從南史止云勢窮力蹙四字○
沈炯勸進梁元帝表陛下日角龍顏之姿表
於徇齊之日彤雲素氣南史作靈之瑞基於應物

文苑英華辨證卷七

一知不足齋叢書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之初博覽則大哉無所與名深言則嗟乎昭
南史章之觀忠為令德孝實動天加以英威
作文茂略雄圖武算指麾則丹浦不戰顧盼則版
泉自蕩七十六字見梁書南史而文苑止作
陛下孝實動天忠為令緒加以闕一威窮則
版泉自蕩○上官儀賀涼州瑞石表伏見涼
州都督李襲譽表昌松瑞石合百一十字其
文曰高皇海出多子李久王八千年太平天
子李世民王千年太子李治書燕山人樂太

國子尚注諤獎文仁通千古大王五王六王
七王十王鳳尾才子天子武文貞觀昌大聖
廷四方上下萬治忠孝為善按唐書五行志
貞觀十七年八月四日原州昌松縣鴻池谷
有石五青質白文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
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
治書燕山人士樂太國主尚汪譚獎文仁邁
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十鳳毛才子七佛
八菩薩及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昌大聖

延四方上不治示孝仙戈八爲善詞既異同
而文苑脫十一字新史云樂太國主指安樂
太平公主七佛八菩薩及上果佛田指武后
則十字當增入然與百一十字數皆不合○
許敬宗賀朔旦冬至表伏見宣義郎李淳風
表稱竊見古歷分日起於子半勘得今歲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而故太史令傅用乖天
正按唐會要有此表云故太史令傅仁均欲
尊異張曹玄法減餘稍多子初爲朔遂差三

刻用乖天正脫二十一字當增入○隋文帝
求賢詔見隋書仁壽三年凡五百餘字文苑
止載庶政爲懷以下百餘字○權德輿歲星
居心贊文苑與集同而文粹所載多百餘字
○元稹賢良策文苑文粹文類止云設三式
以任人而集本作四式文載本○許籌珪禪師
影堂記自結廬而下多脫略三不能止有二
不能今以傳燈錄增入○彭城王檄征鎮文
周太祖檄高歡文脫略亦多今以宋書范曄

傳及周書北史增入

脫文三

其有他本節略而文苑有全篇者○如劉孝
威望雨詩瓊綃挂繡幕象簾列華牀侍童拂
羽扇廚人奉盞漿內則有漿有盞注盞涼也類聚初學記
並無此四句○王胄奉和悲秋應令詩秋天
擬文學秋水擅莊蒙草溼蒹葭露波卷洞庭
風便坐翻桑葉長坂歇蘭叢簷喧猶有燕陂
靜未來鴻蟬噪聞疑斷池清映似空劉安悲

落木曹植歎征蓬重明豈疑滯無累在淵沖
隨時四序合應物五情同發言形惻隱睿作
挺神功下材均朽木何以慕雕蟲此篇前五
韻初學記作蕭瑟秋日詩文苑一百七十八
卷亦載云庾信作而一百七十九卷乃十韻
其題王胄作觀其詞意只是一篇當以十韻
為正○宋之間送杜審言詩臥病人事絕聞
君萬里行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別路追
孫楚維舟弔屈平可惜龍泉劍流落在豐城

集本同近洪氏選絕句詩選入止收前二韻
○駱賓王帝京篇春去春來苦自馳爭名爭
利徒爾為久畱郎署終難遇空掃相門誰見
知集本無此四句○張說開元大衍歷序勒
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歷經七章一卷長歷
三卷歷議十卷立成法十二卷天竺九執歷
一卷古今歷書二十四卷略例奏草一卷凡
五十二卷按唐會要云經章十卷長歷五卷
歷議十卷立成法天竺九執歷二卷古今歷

書二十四卷略例奏草一卷凡五十二卷唐
藝文志云大衍歷一卷又歷議十卷歷立成
十二卷歷草二十四卷七政長歷三卷心機
算術括一卷二書雖與文苑小異而其卷具
存唯集本文粹脫長歷三卷至天竺九几十
七字九執迺歷名出西域也○李德林天命
論隋書本傳於內節去自流於戶外至入司
文武五百六十五字續添○劉洎請太子尊
賢重道書諸本於內節去竊以良娣之選至

重內而輕外也一段說已見年月篇○魏徵明堂議自五帝至誠感自中九十四字何者至罔知一百五字顏師古議自聖上至僉議一百五十四字舊唐書會要文粹並節去並續添此類皆當從文苑

脫文四

其有元本脫逸而文苑因而襲之者○如徐彥伯題李適碑陰詩敘云人三章章八句合一十五章據此當有五人名氏其詩每名三

章今止有徐詩二章○嚴峻字挺之諫安福以字行門醮樂表與舊史所載同但三不可舊史作四不可四不可作五不可既有五不可卻無三不可一段而新史亦以為陳五不可疑脫一段○杜牧沈傳師行狀出為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凡三歲轉為此下諸本並同疑有脫文按舊史傳師出為湖南入為尚書右丞出為洪州轉宣州○此皆可疑而亦可闕者也

同異

凡詩文與他本有題同而詞異者○如柳顧
言奉和晚日楊子江應教詩詰旦金鏡發驂
駕出城闈鮮雲臨葆蓋細草藉班輪千里煙
霞色四望江山春梅風吹落蘂酒雨減輕塵
日斜歡未畢睿想良非一風生疊浪起霧捲
孤帆出挾藻麗繁星高論光朝日空美鄒枚
侶終謝淵雲筆初學記亦載一首大江都會
所長洲有舊名西流控岷蜀東汎邇蓬瀛未

覩織羅動先聽遠濤聲空濛雲色晦淡疊浪
華生欲知暮雨歇當觀飛旆輕○許渾和友
人送僧歸桂州靈巖寺詩楚客送僧歸故鄉
海門帆勢落瀟湘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
聲春思長滿院草花平講石遶龕藤葉蓋禪
牀憐師不得隨師去已戴儒冠事素王許集
有此詩二首前四句同後四句異云柳絮擁
堤添衲軟松花浮水注瓶香南宗長老幾年
別聞道半巖多影堂前詩題作和浙西從事

劉三復送僧南歸後詩作和友人送僧歸桂
州靈巖寺豈文苑誤耶○方于敘雪寄喻鼻
詩密片繁聲久未銷縈風雜霰轉飄颻澄江
莫蔽長流色衰柳難粘自動條溼氣添寒酷
酒夜素花迎曙卷簾朝此時行逕無人迹唯
望微之間寂寥方于集中別載一首密片無
聲急復遲紛紛猶勝落花時逡巡不覺藏莎
渚宛轉偏宜傍柳枝透室虛明非月照滿空
迴散是風吹高人坐臥才方逸援筆應成六

出詞

前篇唐宋類詩以為杜荀鶴作而杜集亦無之

○杜弼為東魏

檄梁文與類聚通鑑並同惟魏書島夷蕭衍
傳文既諄復先後亦異其同者數百字而已
○陳鴻長恨歌傳見麗情集京本大曲詞多
異同○以上二篇今並錄於本篇之後○又
如答魏和移文二首前篇何敬容作頗詳後
篇任孝恭作見類聚其文大同小異○李德
裕集敘二首前篇鄭亞作蓋亞為桂帥時撰
今德裕集用之後篇李商隱作疑亞先委判

官商隱代作亞後改定故有異同○以上四篇文苑並收覽者所定詳也

文苑英華辨證卷之七

文苑英華辨證卷之八

離合一

凡詩有一篇析而為二二篇合而為一者○

梁武帝白銅鞮歌三首一作襄陽踏銅蹄陌頭征人

去閨中女下機含情不能言送別沾羅衣其一

草樹非一香花葉百種色寄語故情人知我

心相憶其二龍馬紫金鞍翠毛白玉羈照耀雙

闕下知是襄陽兒其三見郭氏樂府今文苑合

第一第二為一首又增襄陽白銅蹄聖德應

乾來爲首句按郭氏云隋書樂志襄陽白銅
蹄梁武帝自爲三曲又令沈約爲三曲今隋志無
古今樂錄沈約又作其和云襄陽白銅蹄聖
德應乾來合從樂府○張率長相思二首長
相思久離別美人之遠如雨絕獨延佇心中
結望雲雲遠散望鳥鳥飛滅遠望終若斯珠
淚不能雪其一長相思久別離所思何在若天
垂鬱鬱相望不得知玉階月夕映羅帷風夜
吹長思不能寢坐望天河移其二見樂府今文

苑從類聚無遠望終若斯珠淚不能雪二句
遂合爲一首詳前後數篇當從樂府作二首
○劉孝威蜀道難玉壘高無極銅梁不可攀
雙流迸巖道九坂澀陽關鄧侯束馬度王生
斂轡還斂轡懼身尤叱馭奉王猷樂府作懼身充叱馭
奉玉若若恹千金重誰爲萬里侯戲馬吞珠
猶慳猶慳若恹千金重誰爲萬里侯戲馬吞珠
界揚舲濯錦流沈犀厭怪水握鏡表靈丘禹
山金壁有光輝遷客車馬尙輕肥彌想王褒
擁節反更憶相如乘傳歸君平子雲聞無嗣

江漢英靈信已衰此篇文苑與類聚同惟郭
氏樂府析前五言八句後七言六句爲二首
而無中間六句劉氏樂府又止有前八句當
從文苑爲一首○江總姬人怨天寒海水慣
相知空牀明月不相安庭中芳桂憔悴葉井
上疎桐零落枝寒燈作花羞夜短霜雁多情
恒結伴非爲隴水望秦川直至思君腸自斷
又姬人怨服散篇薄命夫婿好神仙逆愁高
飛向紫煙金丹欲成猶百鍊玉酒新熟幾千

年妾家邯鄲好輕薄特忿仙童一九藥自悲
行處綠苔生何悟啼多紅粉落莫輕小婦狎
春風羅襪也得步河宮雲車欲駕應相待羽
衣未去幸須同不學簫史還樓上會逐姮娥
戲月中二詩本集及類聚合爲一篇今詳題
目一爲姬人怨一爲姬人怨服散篇本集類
聚止作
怨姬人正與詞相應當從文苑爲二首○元稹
西齋小松詩松樹短於我清風亦已多况乃
枝上雪動搖微月波幽姿得閒地詎感歲蹉

跼但恐屢終構藉君當奈何簇簇枝新黃纖
織攢素指柔苙漸依條短莎還半委清風日
夜高凌雲竟何已千歲盤老龍脩鱗自茲始
此詩文苑與集本併為一首詳其詞意既是
兩韻又用二清風字當為二首續添此類覽
者所宜詳也

避諱

凡避諱而易以他字者○如庾信蕭太誌周
書北史並作蕭泰庾信蓋避周太祖諱泰改

作太字○虞寄諫陳寶應書見南史本傳以
世故作艱故不世作動俗庶民作庶人迺作
史者避唐諱耳○許敬宗舉賢良詔用生民
吏民致治成治字而唐大詔令改為生靈吏
人致政成化當唐太宗時二名不偏諱見實錄及
會要高宗雖諱治而此詔在貞觀二十一年六
月疑是後人追改○新羅王織錦作詩理物
體合章理唐書本傳作治此在高宗永徽元
年獻詩當避高宗諱則理字是○崔沔對應

封神嶽舉賢良策用治字世字時神功元年
武后雖已革命不應便用唐諱○蘇頌冊開
元神武皇帝文開者泰也罔不享享疑作亨
或謂肅宗諱亨故改作享然此先天二年冊
文也時肅宗諱嗣昇開元十三年改諱浚二
十六年改諱紹天寶二載方改諱亨安得預
爲之諱乎○又有避家諱者如杜甫宴王使
君宅詩畱懽上夜關世謂子美不避家諱詩
中兩押閑字麻沙傳孫氏戴杜詩押韻作卜

夜閑北斗閑今文苑亦作卜夜閑其實皆非
也或改作夜闌又不在韻按卜氏集注杜詩
及別本自是畱懽上夜關蓋有投轄之意上
字訛爲卜字關字訛爲閑字耳北斗閑者廼
諸將詩會閃朱旗北斗殷殷於顏切紅色也
用班固燕然銘朱旗絳天之意或者當
國初時宣祖諱殷正緊音雖不同字則一
體遂改爲閑邪文苑不載諸將詩因併及之

異域

地名附

異域國名有與史傳異者○如紇斡斯門按唐書黠戛斯傳黠戛斯古堅昆國亦曰紇斡斯後訛為黠戛斯李德裕與紇斡斯書與前篇黠戛斯書及唐黠戛斯傳事迹並同今文苑既出黠戛斯門又有紇斡斯門誤矣○韓愈送鄭尚書序臘真于陀利之屬按南史通典並作于陀利而諸本韓文並以干作于○又烏公先廟碑從戰榛鹿集本文粹並作榛

祿榛祿山也○杜牧為中書門下請追尊號

表鄭吉之理焉壘班超之鎮地乾焉當作烏

地當作他見二漢書如通鑑考異焉者入貢于魏後魏書皆作烏者

云漢時舊國也按漢書作焉蓋字之訛耳

烏獸

凡鳥獸名有訛舛及與他本異者○如喬彝渥洼馬賦夏后九伐按山海經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則伐疑當作代○張仲素千金市駿骨賦豈辨靈螭之洪脣按顏延

則鵠疑當作雒古沃切玉篇雒雒鵠廣韻雒
鴉鵠似鵠而周禮設其鵠注鴉鵠小鳥今並
存之○此類覽者所宜詳也

草木

凡草木名有訛舛及與他本異者○庾信枯
樹賦松子古度平仲居遷按左思吳都賦平
仲君遷松梓古度注皆木名楮榑木出交阯
藝文類聚古文苑並作君遷是矣松梓二木
而類聚古文苑並作松子未詳姑闕之○敬

括豫章賦淹奠靈之光價按莊子楚之南有
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以五百歲爲秋奠疑
當作冥○劉禹錫傷往賦飄零日及之萼集
作日反按廣志日及木槿也晉成公綏潘尼
並有日及賦反字恐非○敬括木連賦白居易
易集有木蓮樹詩序云其花似蓮此賦亦云
狀中浦之芙蓉連疑當作蓮○李迥秀和侍
宴樂安公主山莊詩荻園竹徑接帷陰苗稅
千畝判無聞荻竹之奢按東方朔傳荻竹籍

田是竇太主園貨殖傳河濟之間干樹菘渭
川千畝竹師古曰菘卽楸字集韻菘楸通用
菘字恐非○庾肩吾和汎舟漢水詩桂棹棠
堂船初學記作架棠船按古樂府沙棠爲船
桂爲楫廣韻棠棠木名玉篇棠棠可衛水則
堂當作棠架字誤○吳筠竹賦策筭筋曼射
筒林筭筭一作筭籥筭筭筭一作筭按吳都賦筭筭
有叢類聚載筋竹初學記載蔓竹吳都賦又
云籀筭射筒由梧有篁注由梧竹出交阯張

衡南都賦篠簞籀筭初學記竹譜又有籀竹
似桂疑當作籀筭筋籀射筒籀筭籀筭籀筭
而籀字亦可並存又菘籀絳文而繡攄菘疑
作籀初學記籀籀竹皮類繡梁元帝玄覽賦
堯韭舜榮本草昌蒲一名堯韭一本作堯悲
非陳章艾人賦列名號於冰壺壺一作臺是
爾雅艾冰臺康子玉瓜賦大則三尺二升升
疑當作斗廣志青登瓜大如三斗魁桂枝瓜
長二尺餘若止二升不足爲大又黃瓠白搏之質搏當

作搏陸機瓜賦黃颡白搏蓋押班字韻王僧孺有
所思詩朝光照辟邪樂府作昔邪一名垣衣一名瓦松
見本草辟字恐非○此類覽者所宜詳也

文苑英華辨證卷之八

文苑英華辨證卷之九

雜錄一

杜甫南郊賦屏玉軼以蠖略按甘泉賦蠖略
蕤綏蠖於鑊反正言車馬之狀而集作蠖略
非

李德裕瑞橘賦霜飛文囿文囿者文王之囿
也而集作天囿

白居易射中正鵠賦且無聲而有聞聞雖訓
問而集徑作問

杜甫少年行臨軒下馬坐人牀而集作臨街
傾銀注玉驚人眼而集作注瓦皆是後人所
改也

陳子昂贈倉曹乞推命祿詩非同黑雀問空
滯殺龍川集作至龍川按壘子墨子北之齊
遇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
之色墨不可以北墨子不聽不遂而反此詩
謂推命祿則殺龍是集本作至非也

白居易七德舞魏徵夢見子夜泣

徵疾亟太宗夢與徵

文苑英華辨證卷之九

雜錄一

杜甫南郊賦屏玉軟以蠖略按甘泉賦蠖略
蕤綏蠖於鑊反正言車馬之狀而集作蠖略
非

李德裕瑞橘賦霜飛文囿文囿者文王之囿
也而集作天囿

白居易射中正鵠賦且無聲而有聞聞雖訓
問而集徑作問

杜甫少年行臨軒下馬坐人牀而集作臨街
傾銀注玉驚人眼而集作注瓦皆是後人所
改也

陳子昂贈倉曹乞推命祿詩非同黑 雀問空
滯殺龍川集作至龍川按墨子墨子北之齊
遇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
之色墨不可以北墨子不聽不遂而反此詩
謂推命祿則殺龍是集本作至非也

白居易七德舞魏徵夢見子夜泣

徵疾亟太宗夢與徵

別既寤流涕是夜徵卒故御製碑云昔殷宗
得良弼於夢中今朕失賢臣於覺後見唐書
張謹哀聞辰日哭以子夜對辰日兼注文亦
明甚而一本作天子泣恐非

顧況歷陽苦雨詩亥市風煙接亥或改作互
按張籍江南詩云江村亥日長為市又洪氏
芻隆興職方乘曰分寧縣本武寧縣之常州
亥也嶺南村落有市謂之虛不常會多虛日
西蜀曰疹如疹疾閒而復作也江南曰亥本
與蜀同惡以疾稱止曰亥耳二說如此則為

亥市明矣

杜頽故絳行君不見虜祁宮左傳晉侯築虜
祁之宮注虜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
而文粹迺作祈禱宮非也

白居易進士策問第二道大時不齊大信不
約大白若辱大直若屈雷一發而蟄蟲蘇句
萌達霜一降而天地肅草木衰其為時也大
矣斯豈不齊者乎日月代明而晝夜分刻漏
者準之無杪忽之失焉春秋代謝而寒暑節

律呂者候之無黍累之差焉其為信也大矣
斯豈不約者乎堯讓天下而許由遁周有天
下而伯夷餓其為白也大矣斯豈辱身者乎
桀不道龍逢諫而死紂不道比干諫而死其
為直也大矣斯豈屈已者乎詳上下文斯語
極為允當而印行集本卻於辱身屈已之上
各添一不字但欲與不齊不約相應而忘其
淺陋今別白言之以見印本經後人添改大
率類此益知舊書之可信也

又衣食之源策求靡萍於中陵植橘柚於江
北靡萍見左思魏都賦尋靡萍於中達五臣
注靡流也而集本無靡字柚字楚詞天問
靡萍九衢
孫翊文詞雅麗策反支通奏甲夜觀書反支
日不受章疏見後漢而一本作及晨通奏未
詳孰是

李德裕上尊號玉冊文寬底劇之罪劇誅見
周禮司烜氏注又漢書述哀紀底劇鼎臣而
集作虔劉

元稹授趙宗儒太常卿制肇自清廟逮予還
宮贊導法儀踰於四百俛伏趨數訖無尤違
趨數見禮記其行也趨趨以數讀作促速而
集作趨數

徐陵勸進梁元帝表滕公擁樹見夏侯嬰傳
一本作而擁

祖君彥為李密檄洛州文三空總萃見後漢
陳蕃傳而舊唐書作三靈總瘁

孫樵書田將軍邊事大入成都門其三門作

兩句讀而文粹集本廼削其三門三字止云
大入成都門遂不成文

陸襄誅心符屈犇見離騷經犇直以身亡而
或作屈仕

白居易趙郡李公家廟碑李氏南祖此李紳
也唐宰相世系表紳本趙郡李氏有南祖西
祖東祖而集以南作宗

梁肅獨孤常州行狀孔文子以敏而好學為
文公叔發以恤衛國凶饑為惠公叔拔一名

發見禮記注而集作公叔發廩

皇甫湜韓愈行狀五為侍郎謂愈初遷刑侍
貶潮移袁入為國子祭酒改兵侍使鎮州迴
轉吏侍改京尹與李紳不協改兵侍因自辨
後為吏侍凡五為侍郎也而集本廼作位為
侍郎

以上並當以文苑為正

雜錄二

述聖賦

太宗御製

闕作者名氏按唐謝偃傳太

文苑英華卷九

五知不足齋叢書

宗召偃欲偃作賦先為序一篇頗言天下久安功德茂盛意授偃使賦之偃緣帝指名曰述聖帝甚悅賜偃幣帛數十則此篇是謝偃所作

蕭后述志賦后常不隨從時復見帝失德心不敢措言北史本傳作未嘗不隨從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措言因作述志賦以表其意

庾信哀江南賦茫茫慘黷錢起圖畫功臣賦

埽乾坤之慘黷杜甫送郭中丞詩中原何慘黷按文選陸機漢功臣贊茫茫宇宙上慘下黷慘楚錦切塵也三字並當作慘又哀江南賦下文復云人神慘酷則上不當用慘字明矣而周書迺以慘酷為怨酷

鄭錫觀百獸率舞賦條支之犀黃支之驚按漢平帝紀黃支獻犀牛西域傳條支國有大鳥卵如甕疑當作黃支之犀條支之驚

高無際井賦棲永康之瑞鳥韋承慶枯井賦

永康則金精化鳥鳥一作馬按藝文類聚引
吳苑永康王曠井上有洗石子婦觀二黃鳥
鬪掩取變成黃金則馬字非

獨孤授吉光裘賦青鳳之煥徒稱雍陶千金
裘賦誇煥於青鳳按拾遺周昭王以青鳳毛
爲二裘一煥質二暄肌則誇煥之煥當作煥
字明矣

陸龜蒙幽居賦力止戡蟬按列子臣之力堪
秋蟬之翼注堪猶勝也則戡當作堪

李義府在嶺州遙敘封禪詩初學記凡兩出

一在泰山門一在封禪門文苑所編乃泰山

門中所載者而封禪門中題作羨陪封禪乃

前篇節文首云日觀啓崇期初學記前篇與文苑作崇祠

又於第三聯有云眺迴分吳乘凌高屬漢祠

初學記前篇與文苑並無此按爾雅路入達謂之崇期又

漢官儀云泰山東南巖有日觀日觀者雞一

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又東南有秦觀

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

望見齊所謂眺迴分吳乘卽獎觀也二篇異同如此當並存之

雜錄三

李百藥少年行少年飛翠蓋上路勒金鑣始酌文君酒新吹弄玉簫少年子歡樂盡芳朝千金笑裏面一搦掌中腰桂纓豈憚宿落珥不勝嬌少年子無辭歸路遙此篇用兩少年子在每四句後亦是而文粹樂府乃以前二句爲少年不歡樂何以盡芳朝後二句爲寄

語少年子無辭歸路遙詳上下詞意殆不如文苑今姑存之

張籍蘇州江岸畱別樂天詩銀泥裙映錦障泥畫舸停橈馬簇蹄清唱曲終鸚鵡語紅旗影動薄寒嘶漸消醉色朱顏淺欲語離情翠黛低莫忘使君吟詠處汝墳湖北武丘西此詩張集不載見樂天集題作武丘寺路宴畱別諸妓薄寒作馱鞦廣韻云馱鞦蕃大馬也汝墳作女墳乃虎丘寺眞娘墓也以此辨之

文苑誤矣

康翊仁鮫人潛織詩三日丈人嫌按樂府焦仲卿妻詩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後漢范滂謂母爲大人而史記索隱注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夫尊父嫗爲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卽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匹丈人故嫌遲也

趙嘏西峯卽事獻沈大夫詩山連謝宅餘霞

在水應琴雞舊浪春又有宛陵寓居上沈大夫詩晚伴西峯醉客還又云謝家雲水滿東山此二首皆言宛陵也宛陵今宣州謝玄暉守宣城有謝公亭又有詩云餘霞散成綺又有琴溪卽琴高控鯉之地則雞當作谿沈大夫卽沈傳師也
梁孝元帝蘭澤多芳草詩春蘭本無豔初學記作無絕按楚詞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則無絕字亦是

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荅微之啓云七州千
萬戶集作七縣十萬戶時微之在浙東若以
越州管內言之則七縣十萬戶若以浙東觀
察使所統言之則元文似是但千字疑啓中
誇大之詞

羅隱薛陽陶鑿築歌平泉上相東征日曾爲
陽陶歌鑿築烏江太守會稽侯相次二篇皆
俊逸平泉謂李德裕曾作此歌蘇州刺史白
居易越州刺史元稹並有和篇此言烏江恐

是吳江廼蘇州也

白居易題于家公主舊宅詩平陽有宅少人
遊應是遊人到卽愁布穀烏啼桃李院絡絲
蟲繞鳳凰樓臺傾滑石猶殘砌簾斷眞珠不
滿鉤聞道至今簫史在髭鬚皓白向韶州韶州集
作按于家公主憲宗之女永昌公主下嫁于
頓之子季友元和閒卒追封梁國諡惠康韓
退之有挽歌時季友尙存故有梧桐半樹春
之句謂半死半生也于頓家河南後徙貫京

此居易所題舊宅在洛中言公主已亡而蕭
史尙在其後有寄明州于駙馬使君詩留滯
三年在浙東又有近海饒風海味腥鹹之語
皆指明州也檢唐史于頔傳不書季友終於
何官而宰相世系表季友絳宋等州刺史不
及明州蓋省文也今文苑迺作韶州按唐公
主有二人適于氏一則季友一則于琮適于
琮者宣宗之女廣德公主以大中十三年下
嫁時白居易於會昌六年卒已十三年矣

琮以咸通八年爲相十三年貶韶州刺史廣
德公主與之同往其後並死於黃巢則于琮
之在韶州也夫妻尙無恙又在居易卒之後
安得題公主舊宅乎文苑誤指季友爲于琮
遂改作韶州不可不辨
姚崇冰壺誠龐恭致水恭字當作參事見後
漢
牛僧孺譴貓趙厥亂岷蜀以羅冲征之厥當
作厥冲當作尙一名仲事見晉書

河南尹魏少游謝官表蒙恩除臣河南尹又
云發自渠州星言卽路按唐書少游傳自渠
州刺史授京兆尹而表文又引鈎距平反二
事今云河南未詳
許智仁奏懷州黃河清表伏見涼州玄石式
昭靈命臣部黃河應時清澈按唐書五行志
貞觀十六年正月懷州黃河清十七年涼州
李襲譽奏瑞石其年鄭州滑州河清今涼州
玄石在先懷州河清在後則與史異

魏知古尋李道士不遇詩忽聞歸舊縣初學
記作苦縣按老子姓李楚苦縣人也下云復
想入函關亦老子事並指李先生當從初學
記續添

文苑英華辨證卷之九

文苑英華辨證卷之十

雜錄四

盧照鄰與在朝諸賢書方回尙在王羲之就
倉奴而其談按晉劉惔傳惔與羲之友善鄰
情有儉奴知文章羲之每稱于惔惔問何如
方回羲之曰小人耳惔曰常奴耳則倉當作
儉

張玄晏謝宰相啓假金駿爲駑駘之飾駿疑
作鏐亡犯切馬首飾也張衡東京賦金鏐鏤

錫
薛廷珪授司農卿制鄭玄漢之名儒也韓信漢之上將也尙聞徵拜或至就加按前漢兩韓信傳無爲司農事而韓安國失官家居武帝召爲北地都尉遷大司農疑是安國○又治粟內史秦官景帝後元年更爲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爲大司農則漢初未有大司農也
蘇頲授房光義光祿卿制蘭猗趨職已仗於

誰何猗當作錡見張平子西京賦注云蘭錡兵架也

對敖德陽節歎道文按唐會要武宗六月十一日生名慶陽節今作德陽未詳

朱敬則北齊高祖論看尉景之肱景本傳作朕又北齊文襄論神武云日爲我蝕今死亦掩北齊書本紀作死亦何恨

庾信拓跋儉碑南起清政之樓北史本傳作清德樓李商隱祭伏波廟文德陽殿下寧相

馬以推重馬援傳作宣德殿下

華諫陳後主書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
請湘州刺史王琳不應命而世祖平之也而
文苑作西破桂林恐非

杜牧上宣州高大夫書上官儀草廢武后詔
李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而集本
文粹並作上官儀革廢武后召李玄義云云
按唐書高宗欲廢武后令上官儀草詔又欲
令武后攝政郝處俊李義琰固爭此云李玄

義未詳然集粹誤矣又云宰相河東司空公
中書令裴公皆進士文粹以司空公中書令
作司徒兼中書令按下文云司空公始相憲
宗又云裴公元和中翦蔡是二人也蓋司空
公廼杜黃裳與杜牧俱是京兆萬年人爲檢
校司空河中慈隰節度使故云河東司空公
旣與杜牧同族故不書姓名而裴度則爲司
徒眞拜中書令亦非兼也今杜牧云皆進士
又分別兩人事迹則非一人矣况總云凡此

十九公則是房元齡郝處俊來濟上官儀李
玄義婁師德張柬之郭元振魏知古姚元崇
宋璟劉幽求蘇瓌子頴張說張九齡張巡并
杜黃裳裴度共十九人文粹廼云司徒兼中
書令裴公則遺杜黃裳一人與下文不應當
如集本作司空公中書令爲是
修堤堰判堯水屢逢媧灰未正正疑當作止
淮南子女媧積蘆灰以止淫水
謝偃玉牒真紀齊桓以三代之功按前漢郊

祀志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西伐東馬懸
車南伐至召陵兵車之會三據此是三伐也
代疑當作伐

皮日休九諷並以吾之懇音慳爲偃文粹以懇
作羸按玉篇廣韻有懇字音埋慧也懇是懇
字所注音慳字訛當作埋而文粹轉作羸非
李嶠授成善威等刺史制卜處冲久參武衛
夙奉文槐文槐見張衡西京賦鏤檻文槐而
或作文貔姑兩存之

獨孤及洪州刺史張公遺愛頌集作懔懔懔 函苛察繳繞之吏懔懔 函按列子作懔懔懔 讓極

又楊公遺愛頌貸首種首種見月令而集作貸其種

賦中撰人名氏有與唐登科記不同者如崔損五色土賦大歷十年上都試第四崔恒第六崔種無名損者丁春澤日觀賦大歷十年東都試作丁澤劉清止水賦開元五年試第

十三劉廷玉第十七劉疑無名清者崔損北

賦開元七年試作崔鎮
沈亞之旌故平盧軍節士文渤海人高沫沫集作銖此李師道判官也新史舊史並作高沫

賈至授暢瓘諫議大夫制總目作楊瓘而舊史有暢瓘傳嘗為諫議大夫

高士廉文思博要序祕書郎宋正時而唐藝文志撰文思博要者有李淳風無宋正時

李華楊騎曹集序趙郡李粵李傾南陽張階
連年高第而唐登科記有李伉李欣張錯無
李傾張階

左武衛胄曹許君邦經集序唯昌黎韓愈友善

韓為江西從事此篇元以為權德輿作而德

輿集無之愈亦未嘗為江西從事疑愈字誤

隆興職方乘載昌黎韓洄為觀察使張鎬僚

佐正在此時恐是韓洄又英華載張鎬遺愛

職方乘誤作泗徐陵自稱徐君與王僧孺書孤張說自稱張

君祭殷仲堪文弔陳司馬書並稱張君或疑

張氏女墓誌稱季兄君本集並作某君古人自稱如文選王僧達祭顏光祿文自

稱王君王績集中載兩荅刺史杜之松荅處

士馮子華與江公重借隋紀四書並稱王君

白又文選任彥升固辭奪禮啓昉字李善本

作君呂延濟曰昉家集諱其名但云君撰者

因而錄之未詳孰是

張說為建安郡王武攸宐平冀州賊契丹露

布建安郡王武攸宐一本作河內郡王集作

神兵道按唐書萬歲通天初建安郡王武攸
宐為清邊道行軍大總管討契丹神功元年
河內郡王武懿宗為神兵道大總管討契丹
孫萬榮今露布所載廼河內郡王而集中首
題河內郡王臣某一作為是
褚無量元希聲崔景暉墓誌沈傳師行狀元
不書名止云某今以唐書
人他皆倣此

雜錄五

張說季春下旬宴山池序尾暮春之提日按

初學記晦日門引公羊傳提月六鵝退飛過
宋都提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曰晦日
也今題云季春下旬則提月也但日字可疑

耳今公羊傳作是月
釋文一徒兮反

韓愈藍田縣丞廳記劾數慢近世方松卿
韓集舉正云劾文諺蜀本作該該轉為
劾其訛益甚又再進再屈于人洪氏容齋續
筆云杭本韓文作再屈千人蜀本作再進屈
千人文苑亦然舉正云蜀本作再進再屈于

人文苑作再進屈千人今從他本以于爲于
仍多再字方崧卿妻舉文苑以證轉文然此
今本又自不同意好事自展轉改
易反失其真
今各存其說
又李元賓墓誌竟何爲哉竟何爲哉邵伯溫
次子博字公濟續父書號聞見後錄謂石本
以上句作意何爲哉爲妙舉正遂信其說大
抵前輩文字多自改於石刻之後而石本真
贗尙未可知况邵氏父子所錄差誤非一端
不可盡信以理觀之則元本竟字亦未爲不

是終勝意字

楊炯薛元超行狀上幸九成宮時太子英王
侍皇帝酒酒酣公獻壽曰天皇合易象乾將
三男震坎艮今日是也集作太子英王皇帝
待酒酣皇帝蓋謂睿宗也當如集本迺合三
身之說
賦中押韻閒有不見官韻者固所未詳乃如
漢文帝幸細柳營賦以將軍出令漢帝徐行
爲韻賦內云遙臨渭水之將詩在渭之將將

側也本是官韻或乃改作傍○又勤政樓視
朔觀雲物賦以歡作端沛父老畱漢高祖賦
以意爲里皆輕改官韻
凡文苑所編失作者年代先後或叢雜不倫
今各釐正如表疏哀冊文諡議碑誌中釋門
家廟神道中職官等卷是也他皆倣此覽者
所宐詳也
凡詩賦雜文等多重出而頗有異同蓋編文
苑時非出一手故也又二百六十一卷譌本

並有兩卷其篇數雖合總目而詩多重複或
全異者如周賀十二首重者三溫庭筠十五
首重者五杜牧九首皆不同許渾十四首前
卷闕其九今合爲一卷去其重複注異同爲
一作○按楊文公作楊徽之行狀云受詔與
諸公編文苑英華以公專精風騷特命編詩
爲二百卷則詩出一人之手不知何故重複
如此

凡書疏表啓等文苑多與舊唐書貞觀政要

太宗實錄唐會要同而新史多潤色其文頗異今亦參取

孔熙先為彭城王勸征鎮文見宋書范曄傳
廼曄與熙先等謀逆之文也文苑亦從而錄
之未詳

楊盈川楊去盈墓誌蔣琬之譏盛元責在司
空元集作允按後漢黃琬對司空盛允曰蠻
夷猾夏責在司空當作黃琬盛允蔣琬乃蜀
人也

于邵送趙評事赴東都序身田身笠之身
疑作身古文厥字見廣韻玉篇

文苑英華辨證卷之十

書文苑英華辨證後

廣圻素好鉛槧從事稍久始知書籍之譌實由於校據其所知改所不知通人類然流俗無論矣叔夏自序謂三折肱爲良醫知書不可以意輕改何其知言也此書乃校讎之模楷豈獨讀英華者資其是正哉雖亦未免疵類如證牛上士師子賦豈方姿於虺儻當是黑虎之臚舍爾雅而徵七命數典殊失然終無損大段之佳也乾隆癸丑十月校畢記

文苑英華辨證十卷明正德丙寅無錫華燧得陳湖

陸氏宋本以會通館活字印行第一卷用字門僅白
居易賀雨詩權德輿李國貞碑二條固疑有脫簡矣
既借錢塘吳氏慈谿鄭氏兩鈔本互校則前尚有玉
有瑕穢等一十九字脫佚顯然蓋華氏削之以掩其
不全之跡耳頃從吳郡顧君澗嘗假得手校影宋鈔
本卷首空白二紙知為活字祖本而吳鄭本所自出
也摹以開雕仍虛其端以待補焉宋刻凡遇廟諱俱
缺未筆今不固遵惟序文提空處略仍其式以還舊
觀云

乾隆乙卯二月十八日歙鮑廷博識於西湖沈氏山
莊

詩紀匡謬

三才圖會

卷之八十八日檢錄



詩紀匡謬引

詩紀匡謬引

詩紀匡謬者馮子發憤之所作也曷為而發憤憤詩之為刪為歸也曷為而匡及於紀曰正其始也今天下之誦詩者何知知刪而已矣歸而已矣為刪為歸者又何知知紀而已矣奴之子為重儻木心邪則脈理不正所必然也於是為之原其源溯其流核其濫觴於何人而後為刪為歸之邪說不攻自破矣邪說破而後興觀羣怨溫柔敦厚之旨可以正告之天下豈好辯哉時崇禎癸酉十一月初七日上黨馮舒述

先帝王而後諸家以世次爲序似矣然有必不安者子桓與吳質書云徐陳應劉一時俱逝是知數子盡卒於建安之年藝文之序仲宣每云漢王粲此可證也然七子宗主陳思列陳思於徐陳輩之後理所不可然置徐陳輩於陳思之後可得謂之世次如此乎藝文之序人也每要其終而言之故江令亦曰隋江總然唐人已目之爲梁江總矣必以其達於陳而係之陳也可乎

一名家成集者各分五言四言六言雜言

一人所作咸備諸體一題所賦或別體裁未有可以篇

之短長韻之多少爲次者古人之集亡來已久陳思蔡邕二陸陰何俱係後人編集四言五言亦竝開出足知宋文鑑以前無分體之事矣元暉文通二集是原本然元暉首撰樂府三言五言閒列文通稍如後世體例但五言之外本無別體可以異同今一人之作必以四言先於五言一題所賦又以三韻先於四韻卽如蕭子顯春別一詩簡文元帝各有和章首末各三韻四句惟次章六句三韻今以六句之故各移第二章爲末章是猶歌南曲者以尾聲止於三句而移之引子之前也何俟

知音始爲拊掌

一詩數見而句字不同者參校其義稍長者爲正

文

古人著書各出己意試以班范二書校東觀袁荀二紀
其一切詔令無不各出己裁卽如所載之詩亦從刪改
理宜以一書爲主而互注異同若擇其義之長者爲正
則每書各取數字令人何所適從卽如瓠子一歌史作
皓皓盱盱漢作浩浩洋洋史作爲我謂河伯漢作皇謂
河公今史漢各擇一句豈浩浩洋洋漢長於史皇謂河

公班遜於遷耶此俱由晁補之楚辭後語刪改所誤

一樂府起於漢又其辭多古雅故系之漢

按宋書樂志相和已下諸篇其無人名者皆曰古辭樂
府詩集靈芝等篇亦然鍾氏詩品曰古詩其體源出於
國風去者曰已疎四十五首疑是建安中陳王所製則
作者姓名旣無的定漢魏之界頗亦難分古之云者時
世不定之辭也昭明所選一十九章或云枚乘或云傅
毅概曰古詩原其體分意亦如此詩旣如此樂府可知
概歸之漢所謂無稽之言君子弗聽矣爰及橫吹之題

梁清商之題晉郭氏亦但原其始耳或稱古辭或稱晉
宋齊詞何嘗有一定時代而妄作耶

大風歌鴻鵠歌

按文選云漢高帝歌一首漢藝文志云高帝歌詩二篇
則此二篇但當云高帝歌二首不得增大風鴻鵠之名
也初學記云漢歌曲有大風文中子云大風安不忘危
竝是以章首二字爲義如論語之學而爲政詩之關雎
葛覃耳又按漢書名大風爲三侯之章又曰作風起之
詩琴操又名大風起其曰大風歌者藝文類聚始也樂

府詩集因吾爲若楚歌之文名鴻鵠篇爲楚歌其曰鴻
鵠歌者楚辭後語始也此等雖無傷大義然今人習而
不察遂謂古實有此題臨文引用亦所不安卽如宋人
竊憤錄一書記徽欽北狩事容齋極辨其妄萬歷末年
郡中人從嚴氏鈔本鬻之本無撰人余邑有吳君平者
妄增辛弃疾三字於卷首余謂之曰此從何來君平曰
世人不知書若無姓氏便爾見忽故借重稼軒此僅可
欺不知者如公自不必怪也近有一友作心史序首句
便云余嘗讀辛稼軒竊憤錄不覺失笑故作文者苟不

原所始趨筆便用大風鴻鵠等題當與辛稼軒之紕繆同類而其笑之矣

將安所施

將字注云一作尙今按史記漢書竝是尙字將字所出乃是楚辭後語耳

蒲梢天馬歌

按漢書曰太初四年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歌史記曰馬名蒲梢則此歌當題西極天馬歌不得曰蒲梢也又按漢書但云作歌明是剛郊祀之文不得直隸武帝也

若此章可收則太一歌理同一例何以獨削原所自始當從左克明樂府誤

是耶非耶 翩

漢書作非耶是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藝文則作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娜娜何冉冉其來遲樂府亦作是耶非耶竝作偏無翩字

柏梁詩

作臺在元封三年

此詩每句各注姓名然細考之頗多未核自大司馬至左馮翊皆按百官公卿表而爲之至太常曰周建德則

寺已三

五知不足齋叢書

言部國詩
元鼎五年已坐擅縣太樂令論矣大鴻臚曰壺充國按
表充國以太初元年爲此官少府曰王溫舒而溫舒三
年已徙右扶風曰李成信此時成信爲右內史參錯如
此豈更可信比閱藝文類聚乃於木詩之上各署作者
首句有皇帝曰三字次句有梁王曰三字以下則但稱
其官而無姓名有姓有名者惟東方朔耳太平御覽引
漢武帝集亦如是然後知以下姓名皆後人增之而非
原文也何人增之曰注文苑者增之何以言之古文苑
之注不知何人大率蕪淺如伯喈青衣賦妄斷爲少年

之作降爲小字此其拘腐可知今按無注宋板文苑每
句之下小字分行於驂駕駟馬句下止注梁王二字則
孝王武二字明是注文苑者所增矣然舊本文苑注亦
自明辨每句二行分注左行曰梁王右行曰孝王武當
可意推自詩紀通二行作一句直曰梁王孝王武詩刪
因之而舉世夢夢矣

幽歌

樂府詩集題曰趙幽王歌漢書曰趙王餓乃歌初無幽
歌之目也直出詩紀杜撰已下燕刺王歌廣陵王瑟歌

言糸目言
廣川王望卿脩成歌俱此類不重述

東方朔誠子詩

劉節廣文選第十一卷有東方朔誠子詩今按任昉文章緣起云誠後漢杜篤作女誠文心雕龍云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東方朔之誠子亦顧命之作也是則誠之與詩區分已久藝文誠類與詩別出此篇但稱東方朔誠子不云詩也若可兼載則何不遂收曹大家女誠耶猶幸詩刪僅讀馮書詩歸見聞有限不然天下幾無剩篇矣高彪清誠例亦同此又按太平御覽引東方朔

集作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庸則知截作四言者直是班史所刪耳東方自有據地一歌近出史記去彼載此更自可笑

司馬相如封禪頌

頌不爲詩猶之賦也前例已明況此頌自喻以封禪已下參椒不倫周詩逸軌不知何以妄載詩紀襲謬遂誤淺夫

息夫躬絕命辭

此騷體也文選別出秋風辭體例可見若命爲詩則小

山招隱淵明歸去辭何以獨棄

李陵別歌

按漢書但云單于許武還李陵置酒賀武因起舞歌曰無別歌之題也戚夫人春歌烏孫公主悲愁歌同

結髮為夫婦注云玉臺作留別妻

玉臺第一卷有此詩題云蘇武詩一首竝不作留別妻也因此一誤今人更有以梁武代蘇屬國婦一首為武妻答詩更可笑

虞美人答項王楚歌

此詩出楚漢春秋見正義四面楚歌聲作四方楚歌聲詩紀改一字不啻徑庭

卓文君白頭吟

宋書大曲有白頭吟作古辭樂府詩集太平御覽亦然玉臺新詠題作皚如山上雪非但不作文君并題亦不作白頭吟也惟西京雜記有文君為白頭吟以自絕之說然亦不著其詞或文君自有別篇不得遽以此詩當之也宋人不明其故妄以此詩實之如黃鶴杜詩注合璧事類引西京雜記之類并入此詩詩紀因之詩刪選

之今人遽云有此妙口妙筆真長卿快偶可笑可憐

班固明堂等詩

此賦後所述非別篇也馴至齊梁每賦稱詩豈能竝載
張衡定情詩思元詩亦同此例

張衡四愁詩

一思曰注云玉臺無此三字今按玉臺第九卷有此四
章竝有之馮公未見宋本耳

蔡雍樊惠渠歌

蔡集今所傳者已不全藝文第九卷渠類有此在頌類

前序亦不同是妄刪為之者

琴歌

亦釋誨末章所系不得刪入

酈炎見志詩

東漢書無此題後篇藝文作蘭詩

昔有霍家奴

奴字樂府玉臺俱作姝古人命詞多不直致不得因監
奴而妄改也黃山谷詩任淵注亦作姝

董嬌嬈

按燒字音乃小切戲弄也苛擾也無饒音毛晃增入宵韻而以杜陵詩細馬自馱金騾裏佳人屢出董嬌燒爲證今據此字凡古人所用嬌饒皆是食傍無作女者此詩玉臺藝文樂府諸書亦竝從食祇因毛晃誤增韻會襲謬遂爾舉世亡此一字又按今本杜詩正作饒字宋元諸本亦竝爲饒不知毛韻何以妄增而今人妄聽并改嬌作妖也

王吉歟烏辭

按風俗通引漢明帝起居注曰王吉歟中之祝曰云云

則是祝非詩也不應加辭字而入詩紀

蘇伯玉妻盤中詩

樂府解題云盤中詩傅元作玉臺新咏第九卷有此詩亦曰傅元其爲休奕詩無疑也惟北堂書鈔曰古詩亦無名氏其曰蘇伯玉妻者嚴羽吟卷盲說耳世人敢於信吟卷而不敢信解題玉臺等書冤哉

君忘妾未知之 今時人知四足

譚友夏評云未知之婉甚柔甚不知玉臺正作天知之鍾伯敬評云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

言部臣言
周四角云千古不識字男子被此女郎一語輕薄殆盡
不知玉臺正作今時人智不足而所謂女郎者乃是剛
勁亮直之丈夫也言之可發一笑

竇元妻古怨歌

此四句御覽兩載皆題曰古豔歌無名氏藝文載元妻
別夫書有衣不如新一句不應截作詩已又改其題曰
怨歌也

龐德公於忽操

於忽操二章選詩拾遺云出襄陽耆舊傳此書亡亦已

久初尚意余輩見聞寡陋用脩或有此書今按宋王令
逢源所著廣陵先生集其外孫邵說所編者其二十卷
其第一卷賦後第九篇卽此操其序云劉表見龐公欲
起之公不願曰我歌可乎命弟子治一作之凡三操第
十篇題辭粟操曰列子辭粟作第十一題取操曰孔子
去趙作第十二題榜高操曰惠子望大榜作明是逢源
託之古人也若於忽操可稱龐公則後三篇何不并稱
列子惠子孔子乎妄作欺人真可忿有一少年謂子曰
安知非今本王令集反借此篇子曰王令集不足信宋

言部
文鑑家家有之何以亦載此篇亦題王令乎愚人之惑
難解如此

練時日

漢書練時日等俱列在章左曰練時日一帝臨二足知
郊祀歌是此十九篇之題而練時日等則以此分章亦
如所謂學而爲政耳自郭氏樂府首列郊祀歌之題移
置練時日等爲次行詩紀因之後人遂習而不察鍾伯
敬批曰造題古奧豈不冤殺若然則學而二字更奇崛
矣

鴈門太守行

宋書上列洛陽行三字下列鴈門太守行五字明是洛
陽行是此詩之題而鴈門太守行爲此篇之調也以今
日南曲之體辟之則鴈門太守行者如所謂梁州序念
奴嬌耳命調則同賦題各異自郭氏樂府始去洛陽行
三字而舉世眯目疑其以鴈門太守歌洛陽令矣又王
僧虔伎錄云鴈門太守行歌古洛陽令一篇亦可知古
之鴈門太守行不獨此一篇但被之管絃則此篇耳餘
如短歌行之對酒西伯燕歌行之秋風別日俱如此類

宋書甚明學者可檢對也

斜柯西北晒

樂府玉臺俱作斜柯文人襲用不少自詩紀改作斜倚詩刪因之而此字亡矣

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逐小姑如我長

按此四句是顧况棄婦詩宋本玉臺無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逐十字樂府詩集左克明樂府亦然其增之者蘭雪堂活字玉臺始也初看此詩似覺少此十字不得

再四尋之至竟是後人妄添何以言之逋翁一代名家豈應直述漢詩可疑一也逋翁詩云及至見君歸君歸妾已老則扶床之小姑何怪如我此詩前云共事三二年始爾未爲久則何得三年未周長成遽如許耶正是後人見逋翁詞妄增入耳幸有諸本可以確證今蘇郡刻左氏樂府反據詩紀增入更隔幾十年不可問矣書之日就散亡可爲浩嘆

匡衡歌

漢書但云爲之語耳不稱歌也凡曰謠曰歌曰諺曰稱

言
日語古茲通用然要須各還其本字可以兼載不得妄改

擬蘇李錄別詩

文苑但稱錄別詩藝文往返雜敘竝無擬字大蘇妄斷為六朝擬作足知大蘇已前竝不疑為後人所擬也此字亦是詩紀所加世人遂謂骨肉緣枝葉等篇為蘇李原詩燦燦三星等為六朝擬作矣妄生閒界可嘆可悲

紅塵蔽天地篇

按古文苑止載二句下闕文選李善本西都賦注亦載

二句蔽字作塞已下十二句升菴詩話云出修文御覽此書亡來已久所不敢信然以文義考之首云白日何冥冥何得遽接云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耶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二句別見御覽緒作絮又小謝詩曰瀉酒置井中誰能辨斗升合如杯中水誰能辨淄澠今直合作二句無論惠連必無勦襲之病可得謂之文理通備否

藁砧等篇

俱無的時代此亦古辭也

古樂府蘭草自然香

此詩見刊謬正俗題作古豔歌然作言第三句作十月腰刺起亦無的時代

兩頭纖纖青玉玦

此詩王建集有之不得謂爲漢詩也

文帝秋胡行

汎汎綠池末四句本是善哉行本辭或魏文自移入秋胡調中或樂人填詞或荀勗所撰定俱不可知不必注見善哉行也臨高臺亦然

子建閨情

此詩見藝文美婦人部無題今本曹集不足據也

贈侍中王粲四言詩

北堂書鈔作誄藝文有子建王侍中誄雖無此四句文體却近決非詩也

徐幹室思 雜詩

按樂府詩集云徐幹室思詩其第三章曰自君之出矣宋孝武自君之出矣金翠闇無精詩藝文亦題擬室思則此詩之爲室思無疑也今遽以前五篇爲雜詩而獨

言外語
以人靡不有初當室思誤也

程曉

藝文晉程曉業與傅元贈荅自應入晉

阮籍咏懷

四言共十四首江陰朱子儋本尙有之今竝刪去何也

司馬懿燕飲歌

晉書云高祖伐公孫淵過溫見父老故舊燕飲累日悵然有感作歌曰無燕飲之題也樂府詩集八十五卷有此篇亦曰晉高祖歌

成公綏行詩一云途中作

藝文在行旅部無題舍藝文無別出不知所謂行詩途中作者何出

傅元和秋胡行

按玉臺題和班氏詩似擬咏史之作也故曰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直作史家案斷語今作秋胡行乃是誤讀樂府詩集所致原夫郭氏之書聚詩集之樂府立名之意已主廣收故凡樂府之題例俱取入青青河畔草卽係之飲馬長城窟日出東南隅卽係之陌上桑例曰

同前而不別出本題然作者本各爲題目豈得概刪爲樂府詩集則可爲詩紀則不可

飲馬長城窟行

玉臺樂府俱無夢君結同心四句藝文所載至曠如參與商而止未知後四句何人所增

董桃行歷九秋篇

馮紀注云玉臺新咏以前十首爲簡文按玉臺新咏第九卷有此詩俱題傅元不得因選詩拾遺而疑之也

苦雨 苦熱 天行歌

俱見藝文俱無題天行歌亦然

陸機吳趨行

此詩樂府明注無名氏士衡別有吳趨行一篇

張翰雜詩二首

第一首見文選第二首俱出藝文言志部東鄰有一樹六句爲一首忽有一飛鳥六句又爲一首俱無題

翔風

王子年拾遺錄及太平廣記俱翔風今坊本拾遺從豔異編改

郭璞贈潘尼

見藝文衣冠部次陸機贈潘尼後未必卽贈潘也

楊方合歡詩二首雜詩三首

樂府詩集作合歡詩五首玉臺第三卷有此詩亦總五首今日玉臺後三首作雜詩惡板所誤也

庾闡遊仙詩四首同前六首

此詩藝文竝載今移第一第二爲第三第四而別題曰同前六首何也

蘭亭序詩

據柳公權書本云四言詩王羲之爲序序行於代故不錄其詩文多不可全載今各裁其佳句而題之亦古人斷章之義也則知今世所傳俱非全文皆誠懸刪本也其五言詩序亦刪興公之作序下小字注曰文多不備載其略如此其詩亦裁而綴之如四言焉明是右軍爲四言之序而興公爲五言之序也今混載四五言而移孫序於末簡又并柳公所注而添入序中又增末句曰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妄而窒矣

謝混送二王在領軍府集詩

此詩見初學記前四句作謝琨後二句作謝混

陸渾雜詩二首

藝文在遊覽部無題

休洗紅

休洗紅遍考無出楊慎云於棧道壁得之妄也

此詩趙古則學

範已引之矣但不知何時人作

宋孝武自君之出矣

玉臺題作擬徐幹藝文作擬室思樂府詩集題自君之出矣樂府體例正與傅元秋胡詩同自應據玉臺藝文

不應據樂府也下又注云玉臺作許瑤玉臺第十卷有此詩並不作許瑤正作孝武耳

秋胡詩九首

按文選作一首玉臺分九章亦作一首此正如關雎三章原只一篇耳自詩紀分九首而詩刪遂摘取三章矣可笑

謝靈運王子等讚

讚別於詩例同頌誄不得以其近於五言而混收也

范泰詠老

詩紀五

十九知不足齋叢書

藝文老部有此詩而無咏老之題署曰梁范泰或梁自有其人不得卽以當蔚宗之父也

王融和南海王秋胡詩七首

此篇並同顏延之藝文苑樂府詩集俱作一首

巨源咏扇

巨源咏七寶扇詩玉臺初學藝文俱載中有畫作景山樹圖爲河洛神句五言律祖妄造首尾別作八句律詩必也古今謂無一人讀書始可任其亂說耳不知律詩之成在於景龍之沈宋其造端於士章休文者祇論

宮商不專平仄此未可片言而畢聊附存此以諗知音

梁武帝白紵辭

注云藝文樂府作簡文今從玉臺作武帝按藝文玉臺無此詩樂府英華正作武帝不作簡文也河中之水歌玉臺亦作古辭不作武帝

藉田

藝文止八句至歲薄禮節少止初學有公卿秉耒耜四句而無仁化洽孩蟲等六句未知此六句竟在何所不得以意連屬也

荅蕭琛

梁書但云上荅而已語雖有韻實不稱詩

梁簡文帝泛舟橫大江三首

滄波白日暉一首英華樂府俱有之隴西四戰地悠悠
懸旆旌二首俱出樂府題作隴西行非泛舟橫大江也

京洛篇

注云樂府作煌煌京雒行列鮑照後而逸作者之名按
樂府目作宋鮑照二首卷中作同前二首下注宋鮑照
則樂府之非逸名可知也但此詩亦見藝文英華俱作

梁簡文則樂府為誤

蓮花賦歌

此亦賦末所係不知樂府何以混載當釐正

小垂手

大垂手一篇玉臺作簡文樂府作吳均小垂手篇樂府
亦作吳均舍樂府別無所出自不得并入簡文也

夜夜曲注玉臺作簡文

北斗闌干去一篇樂府作沈約玉臺作簡文愁人夜獨
傷一篇玉臺無此詩樂府明注無名氏不應混入也簡

文自有擬沈隱侯夜夜曲正是擬河漢縱復橫篇耳

劉孝威王遵七夕穿鍼庾肩吾石橋徐摛壤橋王

臺卿水中樓影

題不云和簡文或各自立題不得附簡文後

元帝出江陵縣還二首

第二首朝出屠羊縣篇藝文祇曰又詩未必卽是前題也

後園作迴文詩

藝文序王融後無的姓名簡文雖有和湘東王後園迴

文詩然畢竟闕疑爲得馮君注云今列於此以俟再考亦非決定之辭吳瑄併去此注遂令觀者不解

范雲有所思 樂府作王融者非

此詩樂府作王融藝文亦作王融舍二書之外無所見不知何據而歸彥龍也 此詩附見謝元暉集中宋本亦作王元長也

望織女注云從玉臺作范雲

玉臺無范雲詩

擬古四色詩 四色詩四首

按藝文俱王融詩別無所出

庚肩吾有所思

此詩舍樂府之外無他出樂府既作昭明應無可疑不知何以入庚

餞張孝總應令

藝文題作應令在餞孝總後未必即餞張也

曲水聯句

藝文序簡文詩後題云又曲水聯句此詩宜附簡文不然則殿下爲何人也

吳均春怨

此詩見玉臺第六卷目錄云吳均二十首張率擬樂府三首查卷中自和蕭洗馬至詠少年已足二十首之數自春怨至愁閨怨十七首目錄竟無撰人張率樂府在此後竟未定此十七首是何人作也雜按藝文樂府等書知月夜咏陳南康新有所納是王僧孺詩爲人自傷亦王作則知中間十三首亦係王詩矣唯春怨一篇在吳均後愁閨怨一篇在張率前俱無的姓名未可強爲之說詩紀竟以歸王特照時本玉臺耳非的說也

蕭子顯陌上桑注云玉臺作蕭子顯

詩紀五

三三知不足齋叢書

玉臺無此詩自應依樂府作無名氏第二首樂府之外亦無別出應作玉臺卿

陶宏景華陽頌

竝是頌不得稱詩

王僧孺春思注云玉臺誤作吳均

今按此詩在玉臺第十卷正作僧孺不作吳均也

徐勉夏詩

英華作徐朏初學作徐晚不得置修仁卷中

鄧鏗和陰梁州

首句云別離雖未久遂如長別離藝文玉臺俱同今作暫別猶添恨何忍別經時不知所出月夜閨中次連亦然

劉令嫺答唐娘七夕

歲時雜詠及玉臺俱作徐悱

代陳慶之美人夢見故人有期不至

三首俱姚翻詩

范靜妻沈氏戲蕭娘注云玉臺作戲繡娘

玉臺正作蕭不作繡字

越城曲

樂府無名應是古辭

陳後主楊叛兒曲

按樂府作隋後主唐人每稱煬帝為後主則此曲意亦煬帝所著改隋作陳非也楊升菴遂以越王侗當之選詩拾遺并改題為京洛行更妄而可怪

小窗詩

按姚寬西溪叢話云此乃唐人方域詩唐藝文志所載煙花錄記幸廣陵事此本已亡今本偽作

沈炯字初明

按陳書竝作禮明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竝作禮惟南史作初明陳書舊南監本此葉是宋板似可據南史不得善本俟再考

江總梅花落注云從玉臺

玉臺作於梁簡文在東宮之日安得有久陳之詩耶有南越木槿歌亦賦末所系孱守未抽出

姬人怨服散篇

此詩出藝文止是一首不得分作二篇英華注明其分

言系自言
篇者從英華也亦
何必專據類聚

岑之敬烏棲曲

明月二八照花新當鑪十五晚留賓二句本之敬烏棲
曲載在樂府今截此二句添回眸百萬橫自陳一句別
題當鑪曲楊君之妄不待言矣詩紀每至楊君妄作之
詩俱注明出處意亦疑信半參吳琯再翻此書則併棄
馮紀所注遂為楚人妄說之柄

劉刪賦獨鶴凌雲去

藝文作劉邠此詩既無他出何以直斷云誤

蕭麟詠柏複

初學作詠裙複在裙部玉臺宋本亦作柏馮注云疑作
柏按集韻柏字注云柏複音莫白切柏字出左傳此二
字也

王胄西園遊上才

樂府序王胄後明注無名氏

徐儀莫秋望月

英華失名無可考不知何以定為徐儀

孔德紹王澤領遭洪水

詩紀三三

三知不足齋叢書

按德紹以從竇建德伏誅其不入唐也明矣高廷禮妄載之品彙而改徒知懷趙景終是倦陽侯二句于木梗誠無託蘆灰豈暇求之上今查初學英華俱倒此二句則其為品彙妄改無疑今反從品彙更正無識一何至此

陳子良

新成安樂宮一首樂府云唐陳子良春晚看羣公朝還一首初學序張文琮後韋元旦前賦得妓一首初學序李元操後宏執恭前七夕看新婦隔巷停車注云玉臺

作陳伯材玉臺無此詩也初學又序於褚亮之後咏春雪一首初學在上官儀前未必俱在隋之作也

李密淮陽感秋

據隋書密亡抵淮陽舍村中變姓名稱劉知遠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無淮陽感秋之題也唐隋二史亦互異同

李巨仁

英華載京洛篇在梁簡文後張正見前似非隋人樂府則竟作隋李世臣矣

十索曲

丁六娘僅四曲後二句樂府明注無名氏并混丁作是升菴妄語

李月素等五篇

不知所出近見新安鄭元撫續玉臺有之未可據也

庾信擬咏懷詩

按藝文伍稱庾信咏懷詩竝無擬字此直子山自咏其懷耳增一擬字遂謂以阮公爲法如文通之效阮矣夫阮公當晉魏之際寓託微遠顏延年謂其百代之下難

以情測子山自梁入周意氣激露論世不同原情各異杜老所謂清新意正在此若曰擬阮則何啻徑庭世人
不察妄生議論皆此一字誤之

馮汝言詩紀匡謬

